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栟櫚集卷十六至二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塘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笛序朱

栟櫚集卷十六

宋 鄧肅 撰

記

沙陽重修縣學

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顧其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貪則必有所懼未嘗有斯須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薦人於天可以徼福於式外故貪者慕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

泉之下雖造業深重者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宮所以輪奐奇勝殆遍天下非學宮比崇寧以來蔡京為冢宰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師長郡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為美觀耳帥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為

州縣殿最斥吒所及官吏膽落故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絕今古可以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重輕則學校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觀我矣吾何貪焉州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凄凄

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眞可傷哉南劒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為卓卓然者舍法既罷學校亦廢仰雨傍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建安郭侯得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如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罷置而勿顧非為邦之本也於是邦人之彥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者有殿齋宫祭具無不備器棟宇凌空朱碧相照又有

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啾啾誾誾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殆不知大夫與邦人之彥者懼使者之督而肯為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為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郭侯之志與邦人之彥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論事謫自左掖因以冷居里閈蓋將束書負琴日造庠序以為廢事之慫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

書雖然學宫之弊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摧剥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靄聞於時牛刀割雞豈久畱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為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至誠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顧其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郭公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宫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

大丞相李公宣和初以左史論時事之失謫監沙邑筦庫朞年而罷宣和末以奉常還朝與決大計遂參左轄敵騎迫城公以身蔽之敵退遷元樞未幾而出敵騎再至則汴都不守矣今上即位之初走使召公再遷為左僕射紀律稍正羣盜向息而公又逐不數月間翠華有維揚之幸故天下識與不識皆謂公之出入係朝廷重輕非近世名臣所可比也東坡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吾今於公復見之矣新安吕子之望以智謀中科

得官九品筮仕之初襲公莞庫之職一日居其堂而四顧曰此非大丞相李公之所憩乎平日仰公如太山北斗今以職事繼公後塵其瞻仰之誠參前倚衡如見公於上雖食息謦欬之頃不敢輒忘請新其堂而榜之曰具瞻所以致僕拳拳之誠且與後來有知者共之堂成予即造焉雖喜吕子趨向不凡且為吕子危之李公直氣充塞天壤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當時顧留之者殆以萬計幾坑於奸佞之手有抗章以挽之者皆

斥竄流離去朝廷數千里者至於梟首通衢以竦天下
呂子何恃而敢如此予竊為呂子危之因以告之曰前
日死諫之士今此去國之臣皆予從遊之舊當時議論
予無不以者朝廷大臣蓋巳切齒但未有以發之耳故
去年省試予雖優擢有司覬望吹毛求疵竟不復廷對
今不省懲易慮默默安職復爾作為是自貽咎耳後悔
其將追乎呂子曰諾坐此獲罪芬芳多矣謹俟之建炎
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記

某不善作眞字記成而不能書畏禍患者又不肯書建安張博見而喜曰李公之德卓卓如許豈獨吕子願遊其門哉僕請書之禍福之來吾弗計也噫世間惟不計禍福者方可與論出處某今又何幸而得與二子同遊乎後五日某題

亦驥軒

余謫自左掖遠歸里閈志中出郭西十餘里迓余於高砂郵亭再拜而起曰兄以言事召復以言事出職也脫

身敵營驅馳萬里遂得以拜親闈幸也謹以賀復再拜
予喜其言似有所見者豈三二年間學問自進耶吁可
喜也志中相別聞嗜酒喜遊浮沈里巷中似未能自克
者至於好賢樂善之心則不啻若飢渴然予固嘗遠期
之今日聞見果非故吾是不負余所期也推是心以往
則亦何所不至哉志中乃歸治其室環列今古閉户靜
坐雖居陋巷而享簞瓢泰如也予過之而字其軒曰亦
驥軒且語之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

徒此揚雄氏之言也回之道非常闕然者雄以驥比之豈稱其德而不稱其力歟且夫氣逸神駿蔑視燕越長鳴就道箭激電飛此驥之力也至於俛首羈韁以安服御載上之勤夷險不變此非以其德歟回在洙泗之間以言語則不如宰我子貢以政事則不如冉有子路以文學則不如子游子夏其所以卓然冠於三子之徒而居四科之首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志中有志於若人乎即此晞之是知本矣雖然晞驥可能也而亦驥不可

能也晞驥云者特有志焉而已至於亦驥則已行其所至與之齊驅並駕殆有不可得而優劣者余所以命軒之名者大矣予所以期志中者高且遠矣志中其勉之異日無愧於此軒之名斯無愧於乃兄若無愧於乃兄則步驂齊驅殆未可以今日量也會有伯樂為予一顧豈久困鹽車者哉志中其勉之志中名晝於予為弟云

儀鄭堂

延陵吳方慶踵栟櫚鄧肅之門以告曰余先君刑曹與

夫子先庭為短檠之舊少年同薦於鄉晚得官九品復
同等余於夫子顷在庠序為莫逆之交今以姻屬奕棊
賦詩無頃刻相捨予之貧又與夫子等夫子其知我也
深且舊矣余先君子頃視死生之變不入其舍嘗穴土
為墳曰吾死即埋此今既不幸捐館舍室家所有租給
襄事作堂墓側以致歲時之思卷曲散才僅除風雨丹
雘之飾皆屏棄弗用從治命也或過曰嘻陋矣哉或曰
嘻其亦儉於其親哉夫子視我果貧乎果儉於其親乎

先君子果安於此耶其亦弗安耶肅對曰余雖未獲拜刑曹君於堂下然嘗聞吾先君子云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今人不務為孔子之所為而送終之禮且欲過之殊不知孔子之道卒不可過也以奢易儉以易易戚是終與孔子背馳矣學孔子之道而與之背馳豈知學者小子其志之今以先君子之言以卜其友之志當無二道也然則刑曹君其安於此也審矣君之戚君之儉當無愧於前輩矣夫不儉於戚而儉於

言奉之末又其力無以為奢焉以充成先君子之志其過於流俗也亦遠矣昔杜預過邢山見有冢焉問耕父云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墓也遂率從者祭而觀之其隧道不至其前示無所藏所用之石不取美者而取諸洧水示不勞工巧而石不可用於世也預將相土而為容棺之室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全耳杜預之賢民至於今稱之弗釋也刑曹君之志其杜預乎君當成之可也吳子於是愯然而起曰余嘗名其堂曰儀

鄭堂其言偶於吳子合豈吳子之負然後知余之負乎抑家世學問初無殊論乎夫子其為我記其語可也余曰唯唯雖然晉室未振吳氏方強當時羣臣縮首以顧妻孥無一人為其主闢之惟預與張華等潛知主意赫然振師干戈南揮卵破草折坐令勲業與日月爭輝余嘗謂預其營葬雖以鄭為則其左右晉室則以周召為則也先刑曹嘗則其下葬矣其所以則周召者實付後人吳子才學卓卓為一時望律身持志堅於金石又掇

科名以居仕版時適今日眞有為也當有大於晉室者夫子其勉之異日當為予大書勲業立為二碑以修邢山淯水故事蓋不特作是記而已矣夫子其勉之

栟櫚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栟櫚集卷十七

宋 鄧肅 撰

記

新建三清殿

閩水曲折行亂石間鼎烹雪噴相應而起獨沙邑有溪廣千餘尺紆餘舒緩湛如青銅其遠至於二十餘里不聞湍激聲南有七峯草木蒼然四時不改北列萬井樓閣翬飛不可以數計昔令尹自縣治而南方舟為梁徑

抵七峯之最西者闢山為堂瞰危為閣下俯風雨旁列星辰似非塵寰中蓋沙邑據閩中之勝而是堂與閣又據沙邑之勝此登賞之士所以冠蓋相望而遊宦於此者尤切切焉若以不得款於是者為大可恨也令尹郭侯見而嘆曰嘻此勝景也是眞可喜者雖然有家焉必有仰事俯育之計有職焉必有民社之憂今為家者棄其家以嬉為職者捨其職以嬉舉邑之人若狂焉無乃以勝景為累乎於是呼道士張唐的居之鑿山作殿

中設三清像巍巍堂堂與閣相稱昔日妖歌曼舞之地今化為歛笏垂紳之宮昔日窮奢極欲之境今化為悔罪懺非之地昔者邑官晏此以虐天子之民今也邑官叩此以請天子之壽是非善惡豈不相尚乎郭侯此舉其可謂卓然矣且叩予門請以文記之予筮仕之初嘗待罪鴻臚寺道釋二教兼所轄者其記之為宜且嘗因賤職之簡得以考其教之所自來矣其源出黄帝其道再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眞可駭者其為家三十有

七其為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絶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有浩然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此學孔子者所以不欲言老聃氏也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則以張良為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為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

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淨恭儉無為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誕妄不經者得以行其志其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今郭侯崇奉之志既在其本此吾所以記之不敢輒辭夫末流滋蔓變怪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也予固嘗斥之矣奚獨孟子能闢楊朱哉當有辨之者

南劒天寧塑像

昔者釋迦嘗為其母說法於忉利天宫久而不返為之君父者不得以見之目連行空往返者三刻其像以歸以慰當時拳拳者故後世之士欲見佛菩薩而不可得則必効焉此塑像所以興也東漢之後教入中原有妙傳此道而傑出於其徒者如丹霞德山皆號第一流然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像其於目連之論若相反焉余每疑之而考其所自矣蓋由迦葉至師

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能為秀能秀之辨姑置未論禪教之判其來巳久自達摩旣離之後不立文字則無復以教相為主者此丹霞德山所以不得不與目連殊也雖然達摩之道其果離於佛耶其亦未嘗離耶色空未融則物無非妄一視而空則物無妄者旣謂之妄則無物可存旣曰無妄則何所存而不可乎是故累土於地屹高尋丈假以金碧丹雘之飾望之儼然固不離一聚塊耳然方為

聚塊夫人皆得以賤之一旦建立於上雖頑夫悍卒亦必肅然如臨父母是可以妄斥之耶其功蹟之妙雖幻於作者之手而瞻仰之誠則生於見者之心原其手之所以運用推其心之所以孚感天機忽然不容擬議教外不傳之妙已行乎其中矣然則丹霞德山之道亦豈殊於目連者乎此主禪悅者其於佛氏塑像所以未能釋然不以介意也南劒天寧者大禪寺也政和間廢為道宮奥殿佛像民不忍毁竭一城之力遷於東山建大

道場靖康之初錫還舊額士庶紛來無瞻拜之地羣議
闃然欲昔所遷者或曰東山道場自不可廢有石侊者
縻金錢二百萬鼎作塑像雄偉莊嚴過於曩昔而東山
勝地因得不毀既事且擔住持僧淨暹書請記於予曰
昔李遷修藥師院歐陽公為之記故遷得不忘侊其遷
之流歟願夫子記之予曰嘻地瘠人貧無如七閩者居
民脫損一錢不益於用怏怏然若切肌膚者累日今石
所損動以萬計其於妻孥口腹之奉了無與焉問其所

以則曰天寧道場祝君父萬萬壽不可以一日廢其區區之誠有足嘉者豈止為李遷之徒哉故余為書之且記其所以然者異時禪悅之士來造天寧一瞻塑像釋然而悟不必掃滅教相止了達摩之心將歸德於遷耶將歸德於侁耶其亦將有取於文乎東坡嘗有言曰譬如油蠟作燈燭不有之始終不明當作如是觀可也

沙縣福聖院重建塔

塔寺之建自罽賓國始舉國之大不過二所佛氏且從

而贊之以為希有事然則佛塔豈可多得耶唐武后欲創祠於白馬坡張廷珪力諫曰窮山之木以為塔不足高也后乃止然則佛塔豈易建耶然近年以來井邑盛處必有浮屠計天下之大當以萬數難易多寡何相絕如此豈今日佛教之盛非昔者比乎抑天下富庶而土木之功易於創造乎余嘗疑其說以質諸長老曰凡建造者為殿以供佛為堂以供僧為橋為路以通往來是各有所為而非偶然者獨浮屠之建動切星漢其功甚

勞其費不貲而於僧徒未見其有益焉然則古今所以難之而不欲多建者豈非為是耶長老曰不然此莊嚴之道也今人未必非而古人未必是也今夫假木石之功而飾以丹青之麗光芒璀璨卓然出井邑之上凡有目者皆見而仰之曰佛菩薩舍其下凡十人睹之而一人能作正念則千而百萬而千展轉不窮當有不可以數計者是則莊嚴之勝以五采説法而觀瞻之士得以目聽之其助教化固不小矣而謂之無益可乎此阿育

王之建塔所以至八萬四千而佛氏闕不以為多也南
劒之沙縣有寺曰福聖古道場也三朝宸翰實鎮其中
古塔中立蓋累數百年舞風沐雨望之黓闇不足以聳
人住持僧端一毅然撤去曰吾將協衆力以新之銖積
寸累殆十餘歲斵削之功僅十五三易主僧事益因循
塔忽倒影在密室中雖雨暘弗變也衆復駭之益加重
焉大丞相李公為之濃墨大字以題其額又録宣和襃
封之制而繼之以泗濱驚世之迹刊於塔右將以誨成

適公還朝而主僧之志老矣建安郭侯來宰是邑乃喟然而嘆曰君父遺蹟既臣子所不敢易而塔廟之設乃遺蹟之所託者也於此不竭力焉恐非人臣之道也諺曰作浮屠者必合其尖將以合之捨我而誰哉於是率邑人之彦者告以故且令主僧了機從而奔走之故富者出財能者竭力亹亹相勸殆有不能以自已者閲明年而塔成寳靖康改元之春也其級五其廣四十有八尺而高三十丈雲煙縹緲之間金碧相照夜燈數枚煥

如星斗嗚呼盛哉豈特使百里之内遷善於觀瞻之際而悔過於杳冥之間乎三后之志且不廢於海濵而雲漢之章人天共仰蓋將與日俱新矣夫仰而事君俯而化民令一舉而兩得之其可謂賢令尹哉余適罪逐還鄉與觀勝事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嘻昔韓愈氏必欲火佛氏之書而廬其居然後為快於心至僧澄觀能造浮屠於淮泗之上欄柱雄麗高三百尺愈遂作詩以美之且謂當時公才吏用無如師者遂令澄觀之名同愈

不朽得非寶塔之建於有為佛事為甚難顧雖倔強如韓子者亦不得以却之乎今莊嚴是塔而主其寺者僧惠深也具正大法眼為達摩嫡嗣若非澄觀所能髣髴余嘗從之論西來意又非若退之以談佛為諱者固願以筆墨贊之而況邑大夫切切外護之志在君與民又於予為詩酒之舊見而屬之勤至於再三者乎此皆余所樂書者敢以不才辭

興化重建院

余嘗謂人之才術智識常生於不得已而死於因循者則亦偷安而已矣此天下之通患而祝髮壞衣者尤甚也何以言之風雨寒暑不可以切身鹿豕不可以雜處飲食不具居處不可以得衆倘未嘗有寺而欲闡揚祖道者其於創立豈可以已乎若夫既有寺宇粗可以居而歲月相仍摧風爍日主之者雖惻然作念欲一新之徬徨四顧曰陋者可補也頽者可支也汙漫者可飾也因陋就簡吾亦可以安也又何必盡毀舊廬化出蓮宮

然後為快於心哉因循偷安是亦人之常情耳南劒沙縣有寺曰興化屹立山間雖云簡古然建於中和之初梵宫所當有者無或不備光化間嘗勅翰林以題其額政和末又易律為禪以其在閩中亦卓然號為古道場三百年間未聞有惡其獘者政和丙申法湛主此亦可以已矣師乃愀然不能以自安曰屋老如許門宇蕭然亦何以為佛地哉扶傾立仆苟新耳目瑣瑣然一二治之非吾志也於是即寺之左得地爽塏斬茅焚翳乃遷

故址顧雖齋庖索然殆不能煙亦未嘗過計縮身節口盋堅今力得匠者數十人乃躬自執爨如事其師雖風雨迷天弗顧也誠心旁達鄉井翕然由是富者出財壯者竭力百日之間輦土運材有至於三千指者故閱十年而寺成巍然中立危棟翬飛欲凌霄漢堂堂塑像亦妙絕一世為堂於上者二內而晏寢外而演法為堂於下者三以供羅漢以齋水陸以飯緇素香積有廚聲鐘有樓翼之以廊而重之以門左右前後繩繩翼翼計寺

内外既無毫髮不具其雄麗莊嚴又非前寺所能髣髴而尺椽片瓦俱出師力未嘗取用舊者嗚呼難矣哉是可以因循而不因循者也其勉勉自克志力俱到當於前輩求之故余因其求記乃詳為書焉且以為怠惰委靡者之戒云師初建法堂石其基者再凡再圮師憂甚忽省往時夢建是寺有龎眉皓髮者告之曰寺基更深二尺許乃眞道場嘗試闢之恍如夢中又得石柱六以建殿宇有足痕者尺餘在石柱之陰見者皆云此佛迹

也非雕鐫所能至此寺之與所以神速如此嗚呼夢中之境變滅須臾石中之迹千古不變其將以夢為虛而以石為實乎通乎晝夜本無二理石固非實而夢亦非虛也夢中占夢師固未暇然既賴此以與寺要了此以為寺之所以與故余併為師論之

栟櫚集卷十七

栟櫚集卷十八

宋 鄧肅 撰

記

栖雲日新軒

自西晉以下祝髪壞衣之禁弛於中國故四海内外江山勝處皆釋子居之凡居寺以領衆者孰不欲峻治其宇以闡揚此道哉凡臨事之初必躊躇四顧曰吾所有者如何求於人者如何事成若否其利害勞逸又如何

也故其決然欲為之志已奪於衰憊不果之氣矣事豈復有濟耶幸而有氣宇不凡斷然若將有為者又其經營措置顛倒錯亂或急其所宜緩而後其所當先顧雖疲精竭力亦徒自紛紛耳此敗椽老屋所以頽圮日甚可以深嗟而屢嘆也故余嘗論天下事曰有欲為之志者未必有敢為之氣有敢為之氣者未必有能為之才三者備矣雖天下可宰也況一寺之小乎或闕一焉雖八口之家亦有不克者況一寺之衆乎沙縣栖雲古禪

剎也堂宇卑陋僅庇風雨蓋不知幾百年眞戒大師可
臣以百丈法居之才三年余往造焉見其翬飛棟宇屹
立寺東所謂庫院者新矣明年過之則見其金碧相照
恍若蓮宮所謂如來寶殿者新矣越闕
星布機緘雷動莊嚴之勝如天造地設所謂寶藏
新矣余固信若人之奇者也且度其力必窮矣非息肩
數十年恐不敢議若事矣近年過之則又見其立殿於
藏之右以奉傳經者架堂於殿之下以居閱經者闥宇

於殿之上以娛遊息者又創雲會堂於藏之左渠渠夏屋可居數百衆草芥泉石之間丹雘煥然又一新也計寺內外當不復可以措手矣而良材山積瓦甓鱗比又若有為者因詰之對曰法堂齋廚今雖亡恙然數年新創已傑立雲霄間此不得以獨畀也意必盡新之而後已余驚問其故曰若歲所入幾何曰聊爾求於人者幾何曰未嘗遣化士然則斤斧之聲積今十年不絕而土木之工鼎來未艾使遊賞之客每見而益新是何自而

然哉曰縮身節口銖積寸進亦隨緣耳余蓋知眞戒之志之氣之才果有絶人者乃與之坐於小軒之上作終日款師以軒榜為請予故字之曰日新蓋記所見也有客難之曰此寺之興十八年矣眞戒之力可以唾手而就期以一二年間無可新者後日過之無乃辜吾子命名之意乎余曰嘻此特眞戒之餘事耳渠得法於雪峯見聞的的出人數等故步陳迹一切掃去蓋嘗與之語亦無時而不新也豈止創立之功哉客無以對余於是

併書之靖康改元清明記

丹霞清泚軒

邵武丹霞僧明賾作軒於其院之西中植菖蒲數種鬱然几案間不逺數百里來乞名於栟櫚鄧某某名曰清泚軒葢取東坡賛語所謂清且泚是也因為之言曰洛陽之花隋堤之柳篔簹之竹徂徠之松竒質老榦非不可喜要之必資糞壤乃克有生是以未能脫然仙去不離塵土間物耳獨菖蒲之生不事此粲粲怪石涓涓清

泉泉石相映凜生寒風於此蒼然得意四時一色顧其
與凡草木同列哉其節如夷齊之高其韻如嵇阮之勝
其清絕如子猷之泛雪其脫灑如列子之御風其謝寵
辱如扁舟之范蠡其安淡泊如釣臺之子陵嗚呼至哉
非胸中有是德者烏能嗜此物哉東坡先生首唱此風
且為贊敘以問安否彼能輕死生傲爵禄高視四海若
無介意者獨於此切切何也蓋公所嗜之意不在菖蒲
直寄焉耳蹟能為東坡之意乎明窗淨几坐見古人如

其不然則所嗜一草芥而已賾作字吟詩有吾黨風格其種菖蒲而喜之意決有在也雖然願師進之法眼有云儵然纎芥在此岸永淹留師其無留焉可也宣和辛丑中秋瑞芝軒書

沙邑棲雲寺法雨

沙邑有寶坊曰棲雲欲創寶藏修撰羅公為之唱衆翕然從之閲五年而藏成公又捐錢百萬易經五千四十八卷期以春三月丙辰率衆為傳經會就私居出之以

實於藏中至斯道俗震動來者千計而天忽大雨勢不可行乃遲一日越旦衆又集而宿雨沛然反如倒井衆乃異之曰嘻有是哉昔戴封積薪而雨降魯陽揮戈而日返雨暘之變端在古人指顧中耳今修撰公留心此舉非一日積而每出輒雨天若不協然何也有能辨者曰子不見今日傳經之人乎六根所接無在非塵天其意者一雨以洗之僕對曰雨之所澤特欲沐其體耳烏能洗其心哉辨者又曰梵書所寓必有神物護焉今此

經畱於公久矣若不忍釋知音而去也僕又對曰公已生傳此印視心經如糟粕彼神物者亦烏得以去畱為念哉求是而不得焉乃質於僕僕曰夫何事於譊譊耶九年之水堯不得以勝之孟津之雨武王不得以止之雨暘在天人如彼何哉然適逢其會誠不能不譊譊也若關此經所得之由乎遠在西域去中夏者萬餘里非若兔與烏逝忽然而至於前也昔三藏法師登危躡險幽入鬼方捫腹不粒者往往繼日如此驅馳經數十寒

暑僅能得之以覿中國彼其勤勞為何如哉始得以謂之傳經今也鳴鉦伐鼓幡幢蔽空緩步齊驅僅三五里耳若四天春霽風和日暖無苦雨以齟齬其行顧雖賞心拾翠之徒亦得以盜傳經名矣是不亦濫哉惟霖雨作矣則泥淖深尺摳衣以趨者往往滅足没跗故無恭欽之心者將自怠無勇猛精進之心者將自息其有確然不改志在必傳者必能自度曰三藏若彼之勞且不迴顧我獨何者而變於風雨之偶然也是則因雨而去

者但以傳經為名雖雨必傳者是皆至誠而不息者矣天使傳之者必至誠焉則此會所得不既多乎嗚呼不有疾風孰知勁草不有歲寒孰知松柏不有霖雨則傳經之人誠與不誠吾亦不得而知之也而今而後乃知是雨之作所以為修撰惠者深且巧矣故人以為淫雨而我以為法雨也於是衆議寂然無敢容其喙者且勉某記之某幸而知之矣敢以不才辭謹記

一枝庵

余少年喜水鑿井穴地泛溪釣月終日潺湲之樂蓋將
安焉曰水止是矣或者曰是未嘗見江河淮濟也比年
奔走道路偶皆見之汪洋萬頃茫無涯涘若風作其上
則澎湃汗漫浪高銀屋然後知余前日之喜止牛蹄氹
者耳或者又曰此亦未足以言水也是特四瀆之分耳
若大海則會而納之六合內外通為一流豈啻萬川而
已哉余曰嘻有是哉余將遊焉客曰是烏能遍耶天地
之大各五億五萬五千五百里而四海為之脈今欲登

窮髮遊聶耳以極無窮之觀非肉飛八極不可也余乃茫然自失仰而嘆曰天下之景無窮而玩景之情亦無盡也任情逐景不知歸宿其將為波流乎嘗觀涓涓之微升於天行於地運乎千古曾無損益於此了之則當體而足湍空之水固無異於一滴耳亦何必滄海乎脫或不然而必欲賞之又有大於此者則將如之何哉嗚呼豈特觀水為然耶天下之事類皆如此夏屋廣殿金碧相照鳴鐘伐鼓食指數萬此釋氏之居也領其寺者

指顧之間方袍雲集作止寢食無不可意其視安居老人懞頭冷坐飲水采薇無曰相萬乎雖然不能安居而必欲領寺若以寺為未足則如之何世間輕煖肥甘迷樓瓊屋不知幾萬等吾又安能足其志耶嗚呼芬芬鼎烹要在滿腹沈沈府居要在駐足一庵之大固有餘地矣又何事他求哉莊周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善乎莊周之能了此意也且不了一滴之旨雖傾四海之流不足以供其賞不悟一枝之要雖擴六合之大不足

以厭其求此世士所以終身汨汨蕩蕩忘返可以深嗟而嘆息也妙智大師美公少年學醫法造三昧稍壯則事潛庵求西來意精進敏惠便為一時名僧若肯降志以悅當路則巨刹名寺當盡付之師乃恬然曾不介意是故求醫之人布施山積師盡捐之以作佛事嘗托迹太平寺適遭回禄尺椽不具二十年間棟宇輪奐冠於一邑師之力蓋居其半事母最孝無愧古人忽失所恃則欲謝醫術曰吾不復事此既畢襄奉則作庵墓側為

終焉計其視同參子麗服雄居沛然得意但知如涕唾耳豈非了此一滴遂能安此一枝乎故余字其庵曰一枝庵客有問曰居庵之士當以億計豈皆了此乎余曰不然世人有才學智術不足以動人者退居茅舍蓋其分也幸而有學問語言粗可應對又平居交遊無顯人膴仕雖欲捨庵又將焉適此特繫焉而止耳豈皆悟此理耶其性識超然出人倫等士夫喜師不可勝計於此安之不有覬覦是真了此者也雖然列子行天非風不

可古人譏之蓋非無待而然者今師必賴一枝猶未脫
焉百尺竿頭當進一步師肯承當否更俟他日與師分
付師名仁美南劒州沙縣人也庵在縣之南起於宣和
之季落成於靖康之初云

栟櫚集卷十九

宋　鄧肅　撰

題跋

題了翁墨跡

顔魯公忠義之氣充塞宇宙故散落毫楮間者皆銅筋鐵骨使人望之凜然不寒而慄顧其規規從事墨池筆冢而至於斯乎觀了翁作字便知其與魯公同科蓋其胸中所藴有默契者亦非可以間架求也夢得寳此豈

偶然哉建炎四年十二月初十日鄧某書於杉口

書樂天事

王涯譖樂天出為江州司馬及甘露之禍朝士殆無遺者而樂天方在洛中遊香山寺然則涯果能陷樂天否乎小人無知欲以人勝天類皆如此但可憐耳

書揚雄事

屈原伍子胥晁錯皆死國之士不當更訾之蓋事君以忠為主才智不足論也揚雄一切譏之謂非智者之事

是知揚雄胸中所藴欲作美新之書久矣豈迫於不得已而後為乎迨莽以符命捕劉棻甄豐等雄自投閣班固便謂棻嘗從雄學故雄不得不懼殊不知美新符命一體也莽既怒符命則亦美新何有乎雄身為叛臣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故忽然捐軀期速死耳此揚雄之徒所謂智也

書字學

莊周以短後之衣為趙王説劒孟軻與齊王語乃論好

色好貨二公之論雖主於正然其始也別之以所好及其終也乃極之以所不可為無乃類於蘓秦張儀之掉舌乎曰戰國以縱横之説為勝其來久矣卒然以大中至正之道陳於前彼且驚駭而不能安吾説亦何自而入乎借蘓秦張儀之辯以論周公孔子之道此君子之術也熙豐以來専用王安石字學士夫師之不敢誰何葢寧以孔聖為誤耳端不敢以鄭服為非也蘓東坡猶切齒時於文字中以見戲玩之今觀其論八佾則考説

文曰從人從肎了齋先生極論新法不便且著尊堯集鄙視安石不啻奴隸等及作書於曹子宣乃論悔字從心從每觀二公之論又若未能忘字學者或者疑之予曰莊周孟軻之意也或者曰然

題鳳池寺

漕使陳汝作邀西清黄堯翁議郎張泰定延平外史鄧志宏同遊鳳池寺禪房花木幽香襲人泉石琮琤共鳴環珮方兵戈初定之際享此勝景以侑一樽豈易得哉

紹興二年三月丙午

題賢沙寺

莆田陳汝作邀三山黄堯翁毗陵張泰定延平鄧志宏晚集賢沙寺宿雨初霽景物一新遂獲縱觀飛山之勝豈衡山之雲特為退之一開乎僉曰當誌之紹興二年三月丙午

題開平院

栟櫚鄧某志宏遊此勝景超然固非塵俗鄙而住持材

成之新詩健筆氣欲凌雲清談終日了不及世事也白蓮結社當在異日率俗而行惘然作惡宣和癸卯八月五日誌之

題潺湲閣

七峯鄧駕道陳若蒙鄧志宏伏自塵寰中縱步得此茂林危閣泉石相激凜然寒風箕踞露頂論出世法積後二日而歸天上廣寒宮未可知人間決無此景也

書法帖

羲之書妙絶今古横斜顛倒各有奇態如雲煙變化自出天然非人力可至也蘓東坡謂魯公書奄有晉宋以來風流吾恐魯公政得羲之緒餘耳且力學而至者非其天也自生民以來一羲之而已

李太白以虞褚為書奴余初過之後因臨虞書者數日繩繩然如在樊檻中忽見王筆俊逸如此便覺紙上有騎氣馭風之興然後知太白之言端不妄也

跋李舍人放黨文

夏四月巳卯侍舍人李公遊於隱圃公以放鱟之事語
某聞而異之乃請曰幸先生書焉以為衆生福田公不
可曰夢寐之事未暇也明日造門復請曰南海之民恃
魚為命殘鱟而食者歲以萬計未聞有以夢告者今獨
於先生而祈焉不書之何以聳見聞而助教化公乃惻
焉為之揮毫叙其殘殺之害為甚酷考其口腹之適為
甚微使見之者皆若親感其夢而視血氣之類皆為鱟
也則凡有惻隱之心者其誰忍殺之愛物之仁固不可

量數又豈止一黨而已耶昔人嘗謂螺蚌蜆蛤之類賦性不全殺之無害蘓子有言此乃愞陋頑固衆生不能自訴報怨者若殺之正是欺善怕惡夫黨之為物介重遲潛逃深渺豈亦賦性不足者之類乎今且能感夢如此則又烏知其不能自訴耶是亦可畏哉此某所以請公之書而願為刊之且道其所念闕　門人鄧某

跋陳了翁諫議書邵堯夫誡子文

此邵堯夫先生之文了齋先生陳公書之無甚高不可

企及之事皆中庸之道也但智者忽之若不足為愚者棄之而不能學此邵陳二公所以不能默默且有望於賢子孫也昔韓愈氏示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道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邵陳過庭之訓無乃相萬乎惟識者察之

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自荆舒祖桑弘羊以竭山海之利故世無飽食之農師秦商鞅以推不可行之法故祖宗無可留之典尊揚雄

以贊美新之書故學者甘為異姓之臣子讀其書不能終篇況學其字乎朱喬年學道於西洛學文於元祐而能喜荆舒之文與其書如此殆所謂惡而知其善者歟

建炎三年閏月庚辰栟櫚老農

栟櫚集卷十九

栟櫚集卷二十

宋 鄧肅 撰

題跋

題了翁眞蹟

龔公陟升叟以忠義敦遺於郡檇其夷舅了翁眞蹟以過余曰幸子跋之開卷凜然銅筋鐵骨洗空千古側媚之態蓋魯公之後一人而已升叟勉之學其書者豈在點畫之間乎無充宇宙之氣者必不能斥蔡京於崇寧

間不能斥蔡京者決不能作是書也升叟勉之

跋蔡君謨書

觀蔡襄之書如讀歐陽修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犯太平之氣鬱然見於毫楮間當時朝廷之盛蓋可想而知也自崇寧以來以文章字畫為天下主盟者較之仁廟之時賢否如何人才盛衰信乎其可卜治亂也事至今日但可慟哭耳建炎三年巳酉

跋李丞相贈鄧成材判官詩

建炎三年冬十一月金冦破洪傳檄下建昌當時無敢誰何者判官鄧柞獨不可曰寧死耳忍負吾君父乎拂袖而去誓不降辱南奔閩山斥還僕御脫身萬死而臣子之節立矣大丞相李公聞而壯之因鄧有詩遂次其韻既贊其所已至又勉其所當為鏘金戞玉鏗然廊廟之音蓋道德之妙形於言詠非止以句法高天下耳鄧子之學其光矣乎宣和間鄧子嘗以諸生從公遊於沙陽得其議論之餘遂能所立如此今公相期益厚又非

前日比他時設施當如何哉因讀公詩謹題其後蓋非特勉子耳亦自警云時紹興元年四月晦

跋羅右文李左史題棲雲眞戒大師營治

沙縣佛宮殆以百計獨無輪藏以聳觀者棲雲禪院眞戒大師可臣首造之金碧相照恍若天宮蓋閩中所未有也又以謂傳公之建藏三藏之傳經皆唱吾道者因架閣以報之又立堂於殿下以招具眼人同觀藏敎白石清泉之間明窗淨几如在世外右文羅公見曰此老

當為吾邦之傑然者歎賞久之乃紀以詩而左史李公亦曰豈特此邦耶雖求之天下指不多屈遂次其韻亦以贈焉且二公平日為吾道主盟近年以來義不辱於金張賈馬之門寧居冷官聊以卒歲耳決非假人以言者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不知眞戒者但觀其所主則其人可知矣

跋虞中郎畫

韓退之作畫記 闕 句法中自有丹青至今開卷孰讀如

見畫馬蓋文字奇偉至此又一變也竹溪先生虞仲子
今記有晉司空鹵簿於丹青外更考一代制度至於論
君父錫予之盛以報人臣勲業之隆上下泰然不相疑
貳吾知仲子筆力不惟畫師作耳茂先德望晉室第一
流嘗䳍鷯自喻若無志於九萬里者顧豈眷此車馬赫
奕胥徒煩盛區區使愚夫愚婦驚詫咨嗟於瞬息間遂
忘其身至不得終於牖下且禍及其三族乎蓋以身許
國者不顧其私死生存亡一切任之耳倘不如是則海

島既至台星中折茂先巳翻然為竹林遊矣寧至如是耶仲子職在道山而以洞霄自隱其視世間榮辱得喪為何等物一見茂先鹵簿乃愛之篤考之詳贊之美如此蓋所羨於茂先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惟有識者辨之

跋鄧右文天池記

天池有二其一在天上乘風而至九萬里其一在廬阜飛錫而西凡十有七舍余每恨其遠若不可數數者今又得一焉即沙縣所謂洞天岩者是也岩在梅岑百尺

之上居者以開水為急吾見右文葬其母氏於岩隈欲作大佛事忽一念間得一泉甘泠可給數百人故等慈顯老以天池目之余族叔德稱又考古援今為作記文吾出吾廬西望縱步可至一日雖五七返不見哀憊是太虛間有三天池吾乃占其一時供勝賞豈不謂閑居之幸乎或曰正恐大小高卑不可同日而語余曰噫曹溪一滴與四海同體大小高卑何足論乎秉風而行天上者羽人也飛錫而走廬阜者釋子也羽人釋子安知

其不欽吾右文之孝慕顯老之禪而喜德稱之文章一日偕來乎姑俟之

跋樂氏偕來堂記

韓愈氏倔强豪邁疑若空視世間軒冕若無足介意者至玉帶金魚或叩其門則形於詩筆以誇示兒輩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君子其可忽諸唐輔粹夫為樂氏二難卜居深杳蓋將追友逸民若不數數於趨走者前達君子舉叩其門或作一再款樂氏喜之作堂以名偕來

所以志之也然則好賢樂善之心端不愧退之矣鄉人之彥者作詩以贈焉是可以賦也余罪逐遠闕閭樂氏之風恨未能至舍弟書攜其詩軸乞余跋語於是乎書

跋文恭公墓誌

安定文恭公執政日力修盟好重興兵革當時貪功生事者往往未必以為然至宣和間邊隙一開海內鼎沸二聖播遷遠在沙漠而天下横屍當以億兆計然後知前輩愛主憂民之心為天下後世之慮非世間薄夫淺

子所能窺測也九原巳矣不可復作而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讀誌文謹慟哭以書之紹興二年春正月庚申

跋胡公墓誌

蔡京當國二十餘年天下世人舉遊其門間有不為京所汚者非才術智識不足以悅京則其所疎遠不能與京接也夫初以不才為京所棄今乃洋洋謂非京黨不亦欺天乎了翁誌胡公墓有曰帥在政府者盖斥京也

公為京所知如此卒不為京用豈非人傑哉諸子於政和間敢犯時怒力求翁文以誌先德亦下視京輩如草芥耳今也節義文章比皆卓然出人數等蓋淵源渟蓄有自來也嗚呼盛哉

題稱老開堂疏

稱老柱錫延平廣教禪悅之餘閉戶讀書時出好語使君太博莊公聞而喜之令居天王為製疏文有神珠法雨之語可謂知禮者語今領衆肅然日傳此道清譽四

播如走風雷亦可謂不負使君所知矣德公之賜欲刋其疏且求某跋之余以謂欲報其德者不必刋其文然非託於文則無以志吾之知遇也於是乎書靖康改元四月巳未栟櫚某書

栟櫚集卷二十

栟櫚集卷二十一

宋 鄧肅 撰

啓簡

上李右丞相啓

伏審光被殊恩擢參大政士民交慶社稷增輝恭惟右丞相公先生道貫天人氣彌寰宇盡忠於社稷遑恤其妻孥初擢栢臺嘗斥脫韡之力士繼親香案遂同折檻之朱雲扁舟既落於窮山尺紙不干於要路惟居窮固畧

無希進之心故位崇高不為患失之慮敢陳大計默契宸衷洗空天上之旄頭擁出雲端之北極措九州於磐石脫萬姓於虎牙撥亂殊勲既出子房之帷幄守成有道更資傅說之鹽梅轂腹絲身要觀實效泥金檢玉何取虛文某頃以青衿久從絳帳兀居閩嶺但足一泓之牛蹄坐想沙堤上摶萬里之羊角雖之攀鱗之業幸為擊壤之民其欣愉者實倍倫等

上李右丞相簡

某頓首拜覆比部邸報竊聞入參大政欣躍之餘連夕
不寐蓋非謂大厦已成預為燕雀計實幸斯道有傳而
海内均福也國勢委靡無如今日然紀律已定夫何患
哉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太平可以指日矣天下幸甚
再啓太平日久不聞鉦鼓之音一旦羽檄星馳天下騷
動窮鱗不能致死但揮涕耳伏聞先生定大計建大議
毅然以身當之笑談之頃脱萬姓於累卵之危顧豈近
世學者敢望其後塵哉所幸者樸敕散才得先天下之

顧識者款陪杖屨於山水之間吟詩飲酒作終年計其為幸甚可勝言哉

頃在閩中不知世事如許每得謦咳及之但見蹙頞若不自勝者及來京師於所聞歸拜北堂無復西意敢意今日得觀人傑起佐聖君復祖宗故事與天下息肩遂爾安然為太平民知幸知幸

嘗觀崇寧以來火元祐之文以塗天下之目凡官於其時者皆斥而不用未嘗不失笑也天下公器自有輿論

故人之賢不肖亦何與於年號耶甚矣小人之惡君子也不知大體但極其私心耳然君子之惡小人亦猶是也倘極其情則亦無所不至矣於此照之不落一邊政賴中庸之道昔竊觀先生有包荒之德不為卓絕苟異之行蓋於行止疾徐之間而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而見仲尼之心者也今也甄陶天下亦何事於芻蕘之言耶然事師之道猶事君也苟有所聞敢自隱乎僭易僭易

寄朱喬年

某頓首再拜數千里之逺才抵舍便見君子遂作許款慰懌之懐殆非毫楮所能計也平津送别還復黯然比辰起居如何臨政當有神相某前此狂妄幸脱虎口令當疏泉種竹作安焉計但逺去吾喬年而令德諸友又復他適几坐深井日覺茅塞耳倘不我棄幸時惠書併近日新作切懇切懇餘惟為吾道百千自壽不宣

某頓首再拜大王大風一首聊叙别後眷眷之私二兒

畧不見和豈箇驩耶但吾黨中人洞見肺腑不敢以此
奉疑耳便風幸首見及也嶽城楮煤泉南二香及韓黄
墨刻皆勝物也非吾子不能有非老弟不可分幸早專
人以慰此鵠立至望至望俞人傑秀才蓋名家之子也
頃在泮宫嘗與同舍云于左右曾有一日之雅今在治
下他無所求惟覓一安下處想不難應副也千聒不盡
堂上太夫人尊嫂宜人萬福令子安樂否老兄貴恙今
想平復要當耐煩去之有漸可也藥物有效者點記一

二時服之其他雜方幸一切置之為妙炙瘡作否俎豆之間戒之良易衽席之上非斬釘截鐵者不能慎也然所望吾喬年與喬年所以自期者當自知之其可以頃刻之適壞此無窮之計乎越祝代庖雖為可厭要臂已有三折則能明醫故不可不盡也許簿伯仲佘思晦黄彦武諸兄近方作書故不及縷布也某再拜

答吳時中

某頓首再拜時中祕校吾友坐下作別益久馳仰殆不

勝言專人損教感服友誼仍審即日尊候萬福某託庇
粗遣未有承晤之幸敢乞百千自壽前膺殊選謹上狀
不宣
某頓首再拜啓罪逐孤蹤日復一日便當叩角作歸農
計但時勢未寧恐不可以安枕耳時中養閑里閈事業
但益進也一丘一壑自有高韻世間榮辱不足介念此
間朋友雖不乏人議論才學類有可取但進取之志時
悻悻然見於顏面間出處殊途終不能滿意時中有暇

能惠然肯顧否木牛石馬當有以為公獻也謝丈間居為衆人作佛事使鼠竊狗偷無敢窺其境者乃知此公志在愛人非自為也世間小人雖閨門之内尚與兄弟分彼此孰能克巳如謝丈乎想左右亦有以助之此皆朋舊間美事良為助喜也欲言無窮但不能多幅耳某頓首再拜

答陳夢兆

某頓首再拜上啓知縣朝奉丈坐前夏熱伏惟宰字多

暇神明贊祉尊候動止萬福某託庇西來已造建安行
遂參見但切欣愉謹先奉狀起居不宣
某頓首再拜前日承書疊幅尤荷意勤來卒徑之沙陽
更不具狀上謝想蒙照亮某誤蒙名對實出獎提幸見
君父以攄所欲論者非恃教誨何以副九重之望哉即
干提命得毋金玉其音也某再拜
某再拜搬家之喻極荷見教前日被受聖旨令日下就
道再有大急起離指揮前後凡十有一次催促自顧何

人敢遲延既對之後即歸迎侍使老人不冒畏暑以登途蓋兩便也如何如何

栟櫚集卷二十一

栟櫚集卷二十二

宋 鄧肅 撰

祭文

奉安陳諫議祭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戊申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故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公之靈曰靖康之難胎於崇寧相彼元惡治亂已分人皆見於已著公獨察乎未形正色立朝上攖逆鱗雖𣦸栗之

奉不給於朝昏而正直之氣葢充塞乎乾坤若上皇能用公於三黜之後則必無宣和之末若淵聖能作公於九泉之下則必無沙漠之征嗚呼已矣乎公道與衰係國休戚故公之死生存亡不係乎公而係乎造物昔公南遷義不枉尺斯民企踵猶蘄萬一一旦夢奠於兩楹之間四海為之失色善類無歸吾道將絶小人無畏爭臣新室此有志之士所以為天下慟而不獨為邦人惜也聖人念公恩錫日隆平生事業已勒鼎鐘鄉曲儒生

慕公高風參前倚衡若接音容貌公之像血食學宫先聖之道與公無窮尚享

沙縣靈衛鄧公祝文

維公昔因唐季嘗挫賊鋒脫萬姓於虎牙措一同於化國頃興淵寇昔懷巢幕之危陰賚我邦獨享覆盂之固使華協奏天寵載臨尸祝之來紛如蟻聚廟祠之建粲若翬飛更須左右其民以克終始之德英風冠世洗空天上之旄頭義氣横空擁出雲端之北極四夷電滅六

合春迴豈惟一邑之雄要作萬邦之極仰希聦聽俯察
輿情

宣和八年春一月庚寅聞金人不恭敢拒大邦羽
檄星馳郡邑驚擾竊得兵符而讀之往往泣下請
康攺元癸卯夜夢有老人東向而坐呼所統之兵
紛來無窮皆屏息受命無敢譁何者老人語之曰
若等善護此勿撓之羣卒皆曰某屬於公敢他為
哉覺而異之曰是何神乎而獨祐我也忽鄭中踵

門而請曰靈衛被旨勑廟冠絶吾邦出師者爭禱焉但未有祝文幸夫子製之然後知靈衛公果祐吾邑者丙午謹撰此録未果而捷音到矣天兵所指摧朽拉枯因其請降舍之使去嗚呼快哉叩角擊壤將復為太平民矣遂倂書之以彰靈衛之迹云

靈衛廟賽願祝文

楛矢南飛漫天如雪左蔽江南右暗吳越嗟嗟七閩江

浙之間凜如累卵上壓太山我邑在閩浪名富庶兵火鼎來僉曰可慮爰率儒士列拜廟庭冀公之庇以竊康寧天書夜報賊兵稍北奠枕舊居實公之德公德如山我不敢忘既陳牲幣又奠椒漿君恩如天公其可忽既福此邦當佐上國黄屋蒙塵今猶海鄉公其相之萬國來王

栟櫚集卷二十二

栟櫚集卷二十三

宋 鄧肅 撰

疏語

祈雨

畏日炎炎固將爍石斯民切切誓欲焚巫不有一滴之禪孰均四方之惠恭惟定應大師法轉乾坤道周夷夏夙從衆願每慰羣生今此哀祈更希慈念笑驅雷電去挽天上之銀河澤遍根荄坐失人間之火甕當使斬鷲

之忽化為鼓腹之遊實望慈航速濟苦海某等瞻天望
聖哀祈之至

謝雨

佛法如天肯責根莖之報人心似子難忘父母之恩肆
啟淨筵式陳愚懇竊以時丁流火之候月無離畢之躔
涓涓已絶於牛蹄種種皆頳於魴尾仰賴佛駕俯降塵
寰一念回天驅酷暑於過時之盛連宵倒井起羣生於
既困之餘坐令瘁瘁之秋容忽變熙熙之春色然本縁

湯旱少憩人間已作商霖當歸岩竇仰瞻回馭同傾不替之誠更冀餘波以卒無邊之惠某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天王稱老開堂

當年主席曾煩獨脚之夔今日傳衣可無三角之虎政賴作家之手段來繼本色之鉗鎚再起祥光喚回勝景稱公禪老夙親文墨每觀鼻孔之撩天壯了宗乗已覺脚根之點地挂眼金屑業已掃之貼肉汗衫于今剥矣

用勒三條之篋來覆一把之茅法窟頻伸萬籟俱息禪林蹴踏六合皆驚妙傳六祖之心永祝一人之壽請昇猊座須振雷音

高飛新老開堂

藕絲孔內既可追軍牛蹄涔中何妨說法況此三家村裏亦是百尺竿頭倘若當人自堪選佛令起南宗之規矩政資本色之鉗鎚惟新公禪老出自梵嚴之叢林來佐天王之法席但知跛跛挈挈何曾暖暖姝姝忽有悟

於吹毛遂難藏於磑米今茲拈出分明對箭當胸但看令行不是呼雞作鳳喚回癡種子接取明眼人坐令蟻穴蜂房俱為佛地何用龍宫王食徒美人觀好振雷音仰祝堯算

代人請長老昇座

幻體反空已失倚門之望潮音振地寧須建鼓之求蓋禪悅之門不殊今古故遊戲之際可度人天惟亡男甌寧令尹紹業箕裘律身氷雪雖苦學志於附鳳而用世

終於割雞陶令徑歸雅有林泉之趣子文無慍何妨萋菲之譏氣方凜於長虹身忽先於朝露欲追九泉之福可無一滴之禪而等玆有大比丘土面灰頭初不落於兔角拈花竪拂亦何與於龜毛盡吸西江均為法雨生吞栗棘高視叢林願假妙音喚回英魄已脫南閻之若便躋兜率之遊

栟櫚集卷二十三

栟櫚集卷二十四

宋　鄧肅　撰

誌銘

何長善承事墓誌銘

君諱抗字彦高晉永嘉中有八姓入閩者何其一也君實其裔故世為邵武桃溪人曾父諱福大父諱景皇考諱紹謨皆隱德不仕自大父以下皆博通經史尤深左氏春秋然止用以行已耳未嘗為進取計君繼其業家

益貧遂習進士舉自元豐歷紹聖經義詞賦蓋嘗再變
君各臻其妙摳衣膝行願為門弟子者蓋不特為閩中
士人耳自江以西往往皆來凡辱君奬提者類登危科
作膴仕曳青紫拜絳帷以謝恩德者歲不乏人故君雖
栖遲蹭蹬未有所遇然聲譽益砰轟衆皆意君旦夕為
雲霄人矣會崇寧間行舍法月考歲計銖積寸累必歷
數寒暑然後得以射策王庭君曰嘻吾二親垂白家無擔
石豈可輟吾溫凊不可闕之恩以易區區無用之虛名

乎故安居陋巷以教四方學者鶉衣蔬茹泰然自處力
事二親孝行甚聞晚年尤喜佛書於生死之變蓋了了
然宣和七年冬得疾踰月未嘗伏枕但揮肉食耳十一
月三日晨興正冠西首奄然而逝得歲六十有七娶馮
氏男二人曰元曰方皆應進士舉方嘗遊邊得承信郎
今陷燕以不能歸孫三人曰鐔曰鑄曰鐸元才學卓然
於某為友舊以君門下士通直郎謝尋狀君之行不遠
數百里過余曰先君子老死場屋不有碣銘將泯没矣

願夫子誌之余曰嘻君終身不遇豈才之罪乎君少年未聞道嘗侍母疾至於刲股此在君為不足書然孝誠所迫非以聲音笑貌為也嘗同仲兄遊學江西兄不幸即負其骨以歸時方炎蒸瘴癘日甚死於道路者往往相枕或戒君以徐行君曰吁死生不足顧也吾知負吾兄以慰倚門之望耳考其所履如此其可謂之孝子矣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使君得志在朝廷上決不顧妻孥服食之私賣國以自媒其所立當有絶人者

君今不忍捨其親以居學校遂使天下失此忠臣蓋崇
寧剏法者沮之耳此余所以傷一時政事之失而不傷
君之不偶也請銘之銘曰胷中萬卷筆下雲煙百不一
死歸此九泉子孫繩繩既藝且賢其後必大吾卜之天

栟櫚集卷二十四

栟櫚集卷二十五

宋 鄧肅 撰

評論

詩評

或人問詩於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學白居易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若學作舉子詩者尤忌說功名平易之過如抄録帳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罔人怪誕之過有類乞丐道

人作飛仙無根論語功名之過如謟訣卦影詩不説青紫則必論旌麾此尤可羞也若能不作此數格然後可以論詩東坡曰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此雖平易自有精采又曰陽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此雖奇僻自非隱語又曰歲寒氷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此雖怪誕要非乞丐道人所能近似也至論功名則曰正與羣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是豈復有卦影氣味乎此四者不可以筆墨求之要運於筆

墨之外者自有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學者不可不知也

論書

持筆如馭將柔順從指者皆非良材而猙獰縱逸者亦不可制要當與伏抑按每從人欲而紙上戛戛自有生意然後為妙筆也近世人多作無骨字盱睢側媚有乞憐之態故其所用者皆無心冗毫也此筆才入手則諸葛所製當為生硬矣不能用諸葛筆而欲作字如項羽

棄范增而欲取中原也其可乎

墨以黑為體以光為神神采輕浮不能深黑譬如紈綺子弟濃字大畫黑而無光亦一田舍翁耳眉山老仙謂陳瞻墨潘生不逮瞻何為者敢冀潘耶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研不必甚佳者比嘗見士人相矜曰此端也其色瑩彼歙也其文緻不知文與色亦何與於墨乎皆好奇之過也大抵石在山者燥在水者脆脆者不能以制墨而燥

者又不行筆二者胥失也去是二病雖鳳味足矣亦何必近捨皇甫湜哉

張長史脫帽露頂抵掌於八仙之中今物化數百年矣每觀其字則恍然逸韻猶在月前顏魯公作字端嚴可畏張之屋壁奸人胆落與長史無毫髪相類而史氏謂魯公獨傳其法何也蓋字法三昧當以神悟之既悟矣如嗣宗老宿或以棒或以喝或作老婆態種種不等要之皆西來意也

本朝評書以君謨為第一信嘉祐之間可以魁也蘓黄繼出文妙天下而書又能張其軍於君謨若無甚愧者然君謨如杜甫詩無一字無來處縱横上下皆藏古意學之力也蘓黄資質過人筆力天出其太白詩乎深得其趣者自當見其優劣矣

米芾楚狂者也作字清遠有晉宋氣所恨者但能行書耳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三者不可闕一也若用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則米芾在所惜也

丹霞牘師學余書未半年亦有可觀者今來求益吾術窮矣姑使之擇筆墨之精者以利其器然後品藻古今能字者以俾其自取耳牘勉之風韻不凡他日所學當有不止於書者吾將併得而告也政和戊戌春栟櫚鄧肅朝陽堂書

栟櫚集卷二十五